

从“投鞭断流”到“履齿之折”

黄丹丹

西晋王朝在经历“八王之乱”和“永嘉之祸”后，国势渐衰，当年内迁的西北和北方各游牧民族乘机独立，纷纷脱离了晋朝的统治，形成了“五胡乱华”的局面。先后有匈奴、羯、鲜卑、羌、氐等民族成立过十六个国家，即历史上的“五胡十六国”。这些国家中，要数氏族的前秦国力最强，前秦苻坚在统一北方后，心存统治全中国的野心，强征各族民众，组成百万大军。

公元383年7月，苻坚正式下令进攻东晋。他要求百姓每十人中抽一个人入伍，富家子弟年满20岁的，都被授予羽林郎的官号。当时，众朝臣，包括苻坚的弟弟苻融，都不主张出兵。只有鲜卑族的慕容垂和羌族的姚萇极力怂恿。苻融劝苻坚说，慕容垂和姚萇心存私念，不可信。而那些被授“羽林郎”的富家子弟，并不会作战。苻坚拒不纳谏。朝臣石越接着劝道，晋朝虽退守江南，但它有长江天险可守，我们未必能胜。苻坚听罢，傲慢地笑道：“以吾之众旅，投鞭于江，足断其流！”他狂妄地夸口，自己人数众多，不怕长江天险，只要每人投下一根马鞭子，就足以阻断江流。

9月，苻坚率领“戎卒六十万，骑二十七万”的部队，浩浩荡荡从长安

出发了。但这支大军，实际能投入战斗的，只有苻融指挥、其时已抵达颍口（颍水入淮水之外，在今安徽颍上东南）的30万前锋部队。东晋王朝任命谢石为征讨大都督，谢玄为前锋都督，与将军谢琰等率领8万人迎战。双方主力对峙于寿阳（今寿县）东淝水两岸。

10月，前秦攻克寿阳，把兵力集结在寿阳东的淝水边，计划等后续大军到齐，再向晋军发动进攻。拥有87万大军的苻坚轻敌，他派人劝降说，若前秦百万大军全部抵达，东晋将灰飞烟灭。谢石当即取消了原定的防御计划，决定对秦军的前锋发起进攻。11月，谢玄派使者到秦营，向秦军的前锋建议道，贵军在淝水边安营扎寨，显然是为了持久作战，而不是速战速决。如果贵军稍向后退，让我军渡过淝水决战，岂不更好？秦军内部讨论时，众将领都认为，坚守淝水，晋军不能过河。待后续大军抵达，即可彻底击溃晋军。因此不能接受晋军的建议。但是，苻坚求胜心切，不同意众将领的意见，说：“我军只要稍稍后退，等晋军一半过河，一半还在渡河时，用精锐的骑兵冲杀上去，肯定能大获全胜！”于是，秦军决定后退。苻坚不曾想，秦军是临时拼

凑起来的，指挥不统一，一接到后退的命令，以为前方打了败仗，慌忙向后溃逃。东晋精兵急进，斩杀了前秦将领，追杀溃逃的兵士。秦军在溃退途中，丢弃了武器和盔甲，一片混乱，自相践踏而死的不计其数。那些侥幸逃脱晋军追击的士兵，一路上听到呼呼的风声和鹤的鸣叫声，都以为晋军又追来了，于是不顾白天黑夜，拼命地奔逃。晋军乘胜追击，俘虏了前秦大将，缴获了大量辎重。晋军水陆俱进，掌握了战局的主动权。而苻坚、苻融却信心全失，他们登上寿阳城，四下望去，见晋军沿淝水东岸列阵，士气高昂，军容严整，旌旗直达寿阳城北的八公山。八公山上，布满了兵士，苻坚对苻融说：“此亦劲敌也，何谓少乎！”原来，心生惧意的苻坚把八公山上的草木都当成了晋军士卒。

骄兵必败，苻坚不听劝告，终于在淝水之战中，被晋军以少胜多，彻底打垮。这场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争，发生在今日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古城境内。如今，登上寿县古城的东门城楼，当年淝水之战的古战场——东淝河经历两千多年的光阴，瘦成了一道浅浅的河湾，缓缓地绕城而流，北望八公山上松林苍翠。这场战

争留下了“投鞭断流”“风声鹤唳”“八公草木”“草木皆兵”等成语典故。除此之外，还有“围棋赌墅”与“履齿之折”。

《晋书·谢安传》载：“安遂命驾出山墅，亲朋毕集，方与玄围棋赌别墅。安常棋劣于玄，是日玄惧，便为敌手而又不胜。安顾谓其甥羊昙曰：‘以墅乞汝。’”这个故事说的是，淝水之战中，没有亲临前线的谢安，委派弟弟谢石为征讨大都督，侄子谢玄、儿子谢琰为统兵大将。激战之际，他把亲友邀至山间别墅游玩，还以别墅为赌注，拉着即将出征的谢玄下棋。谢玄的棋艺本在谢安之上，但因忧心忡忡，反而输了。谢安一高兴，将别墅赐予外甥羊昙。成语“围棋赌墅”形容面临巨大压力时，依然从容不迫，举重若轻。当淝水之战东晋大胜的捷报传来时，谢安正陪宾客下围棋。他看完后，随手放在坐榻上，面无表情，继续下棋，宾客问：“战况如何？”谢安抑制着内心的狂喜，缓缓答道：“赢了。”

弈罢，谢安起身往里屋走，一脚磕在门槛上，把木屐的履齿都撞断了。后来，“履齿之折”被用来形容分外喜悦之情。



那天在自家小区的小公园碰到一个外婆，她向我吐露了自己远离家乡带外孙女的苦衷：太孤独了，头发都熬白了。她沧桑的声音如刺扎到我的胸口，有点微痛，只因不久这也是我逃脱不了的命运。

现在，我就坐在上海的普陀区，准确地说是在梅川北路梅岭一街坊的小区公园里，陌生，孤独，有点寂寥，看着周围的人像一口吐着热气的锅，冒着的都是上海话，但和我无关。我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以一个局外人身份出现在另一个城市。

早晨，送外孙女去上学，然后，去菜场买菜，做饭；下午，接外孙女放学，看她做作业；晚上，带她去散步，去巴掌大的街角看老人跳交谊舞和街舞。楼与楼的间距很近，云与云的空间很窄，高铁与高铁的链接很密。我的世界忽然缩小。

那天，我忘了带钥匙，如果在自己的家，我可以十几分钟内搞定，现在，我只好拖着放学的外孙女，背着她的大书包，在拥挤的潮流中去女儿的公司。换了两趟地铁，取了钥匙，太阳下山，灯火阑珊，到家已是六点多。现在一出门，外孙女就会捧着我问：钥匙带了吗？

之前，每当外孙女对别人说，我要回上海读书了，我的心就会紧缩一下，我一直在回避一个现实：像那些离乡背井的老人一样，给自己的儿女烧饭买菜接送孩子。前不久遇到一个朋友，他的女儿把家建在了合肥，小夫妻俩却去了上海，逼着自己的父母离开自己的家去合肥带外孙女，妻子去了合肥，还没退休的他一个人开始糊弄，糊弄成糖尿病。幼儿园哪儿不能上，他们却拗不过女儿。



雪域 李海波 摄

现在的父母都成了儿女的可以省时省力自带工资倒贴钱的保姆，唯有服从的软弱，没有拒绝的勇气，这种被绑架，已经成了中国式的现状，成了中国父母不可抗拒的命。而这背后，天罗地网中包裹着难言的苦衷。繁忙的工作，高价的房子，还有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超前的焦虑，父母早早就开始规划孩子的未来，早早就为孩子的学区房做打算，提前就把孩子塞进各种培训班。

为了能接受好的教育，女儿坚持买了这个学区房。就这样，价格不菲的五十几平方米的房子，楼栋的大门

上常常贴着求购的纸条，那纸条的背后是厚厚的纸币，也是殷切的希望。楼下一个操着上海话的老头对我说：这个小区不少外地夫妻，都是引进的人才。女儿是双研，回国后居留上海。我却不止一次地抱怨女儿：你被上海户口绑架了，同时也绑架了你的孩子，成本太高了。

女儿的家南北两房，中间是个客厅兼着厨房，光线很暗，白天也要开着灯，洗菜，炒菜，放盘子，我都要想着，搁在哪。在自己160平方米房子里放任惯了，我被捆住的手脚很别扭。我委屈地对女儿说，我的生活质

量下降了。女儿说，向下看，不如我们的人多了去，向远看，为了孩子的学区房这些都是暂时的。小宝上学只需要几分钟，不仅小学好，附近还有好的中学。她说能买到学区房是幸运的，她那些没有户口的朋友的孩子只能上价格昂贵的私立学校。但我还是不懂上海好在哪，朋友说，她也这样问过她儿子，儿子说，你不懂，不好拿小城市和大城市比较的，他们不在一个层面。也许，我已经习惯了我的小城，小城的格局束缚我的眼界，也许女儿有女儿这代人的见解和格局。女儿规划她的孩子未来，我只能保持沉默。我的责任就是辅助、付出，还有不遗余力的爱。这爱里包含着牺牲和委屈。

那天晚上坐在小花园，外孙女抓住我的手说：外婆，你怎么不说话，你还有我呢，你赶快学上海话吧，这样，就可以和小区的老头老太说话了。我要赶紧学上海话喽。黑暗中，我握紧外孙女的手，她的小手热热的，这就是爱。我的心忽然亮了，眼随着天空飞过的那架飞机，我知道这不是我要的生活，却是我必须面对的生活，圣经里有一句话：不要为明天的忧虑，明天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一天担。我不存在难，也没有过不去的难，今夜过去又是一天的开始。

去另一个城市

华子